

海外來客

張明梁吉原著
田池編寫 顏梅華繪圖



上海文化出版社

海 外 來 客

張 明 梁 吉原著

田 池編寫 顏梅華繪圖

目 次

一	大樓上策划陰謀.....	1
二	海外客素昧平生.....	2
三	有顧慮話留三分.....	4
四	遭意外家書洩密.....	6
五	一封信威脅利誘.....	7
六	逼机密圖窮匕見.....	9
七	傳死訊鄰里驚異.....	11
八	碎紙片出現綫索.....	13
九	殺人犯故布疑陣.....	14
一〇	女教師哭訴往事.....	16
一一	看照片仍無頭緒.....	18
一二	街灯下有人可疑.....	20
一三	查档案伤疤为証.....	21
一四	驗手指胆战心驚.....	23
一五	地头蛇“〇五”招供.....	24
一六	下毒手殺人滅口.....	26
一七	汽車站撒下罗網.....	28
一八	車廂內奸匪就擒.....	30

一 大樓上策划陰謀

一九五五年初夏，在香港的一座大樓里，電梯開到五樓，門開了，走出一個瘦長的中年男子，臉色白得泛青，鼻子下面留着一小撮又濃又密的鬍鬚。他掏出手帕抹抹額角，往西首甬道走去，習慣地用手指在一個房門上彈了几下。

“進來！”房內傳出粗而帶沙的聲音。

房內，墨綠色的鋼寫字台前坐的是老特務徐懋昆。旁邊皮沙發上躺着個禿頂的美國人，他手里捧着一疊文件，嘴里仍噴着烟圈，象沒看見小鬍鬚進來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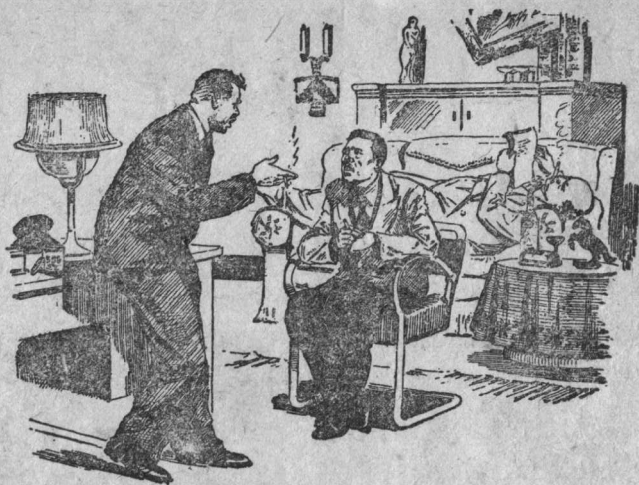
徐懋昆讓小鬍鬚在自己的身邊坐下，遞給他一支“三五牌”香烟，又起身用打火機給他點上火，問道：“這筆生意，你考慮過了沒？”

小鬍鬚躊躇地答道：“我總覺得此去單槍匹馬……”

“那邊是你的老地方囉，還用三心兩意。你應該知道，我們的生意是沒有不冒險的。”徐懋昆还想往下說時，那個美國人忽地扔下文件，從沙發上爬起來，往窗前走去。

老特務立刻領會到主子的心情，顯然是對他們的作事猶豫感到不滿。他馬上轉過話頭對小鬍鬚說：“好吧，這筆生意

就这样講定了。記住‘貨色’和‘交貨日期’，絕對不能改變。進去后，如果感到必要，可去找‘○五’做你的幫手。關於對象的具體情況，第一室會給你詳細介紹的。”



他拉開抽屜，拿出一扎港幣和一封信放在桌上，說：“這是我們在這筆生意上的投資。告訴你，執行任務要速戰速決。現在，你可以去了，希望‘雙十節’能在这里和你干杯。”

小鬍鬚用沒奈何的笑容來掩蓋自己的緊張情緒。當他走出大廈時，對面酒吧間里飄來了爵士音樂。“……我們的生意是沒有不冒險的……”這句話縈迴在他的腦海里。

二 海外客素昧平生

這是地處國防前綫的濱海城市。星期六傍晚，工程師林

學淵愉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最近領導上讓他參加了一項重要的國防建設，這種信任使他感到激動。他覺得自己正在走向一種新的生活，心中感到無比的快慰，同時也覺得自己好象越來越年青了。

當林學淵剛踏進客廳的時候，出乎意外地，一個陌生人含笑迎上前來：“我沒有認錯吧？你就是林工程師。你們兄弟兩人真是長得一模一樣。”

“不錯，我是林學淵。你貴姓？你認識家兄？”

客人笑得眯攏着雙眼說：“鄙人叫黃昌元，在香港和令兄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這次我回來探望家父的病，令兄托我帶給你一筆款子。”

“那真是費心了。”林學淵把客人招待到房里。

客人從皮包里拿出兩疊人民幣，數目是一千元。他說人



熟諳不熟，要林工程師檢點一下數目，寫一張收據給他。林學淵在檢點鈔票的時候，問客人另外有沒有信帶來？

“我走得太匆促了。”客人忙答道，“加上令兄恰好出差到菲律賓去，所以只叫我帶個口信。如果你有回信，可以交我帶去。”

這時他已接過林工程師寫的收條在看着——

“茲收到由黃昌元先生轉來人民幣壹仟元整。此據。林學淵。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日。”

名字上還蓋了個硃紅的腰圓圖章。

客人滿意地把收條藏進皮包，隨後和主人談話。他讚揚着祖國的建設，還說出自己遲早要回返祖國的心願。林學淵也興奮地告訴他祖國的建設情況，客人听了更加高興，饒有興趣地向主人問東問西。

三 有顧慮話留三分

林學淵忽然想起保密問題，因此對客人的詢問就不多作回答。客人的話頭可也轉到家常事上來了：“唔，林太太呢？還沒有見過。”

“她在郊區一個小學里教書，今天要回來的。”

“林太太在培植下一代，那真太有意思了。你們賢夫婦都是建設祖國的功臣，哈哈……”客人看了看手表，站起來說：“告辭了，請代為問林太太好。”

林學淵沒有留得住客人吃晚飯。他送客人走到門口時，

正好碰着他愛人回來，于是就向客人作介紹說：“這就是內人李愛珍。”

客人極有禮貌地和李愛珍握了一下手，說停几天再來拜望，便春風滿面地走了。



晚飯后，林工程師在他的愛人面前談起在香港的胞兄，覺得有些奇怪：上次寫信告訴他要到工地去的事，老沒回信，如今却突然托人帶來一千塊錢，這筆錢作什麼安排也沒交代清楚，真是莫名其妙。

“也許你家這位大哥还当你在学校里吧？”李愛珍打趣說。

“想來這筆錢是照顧我們的。其实完全不需要，愛珍，你說是不是？我總想：如果我家這位大哥能够回來，和我們一起為祖國服務，那他精神上一定会比現在在外面要愉快得多。剛才那个姓黃的倒有这种意思。”

李爱珍認為这是覺悟的遲早問題，她說：“姓黃的再來時，可以寫封信托他帶給哥哥，多介紹些祖國的新气象，对他進行一些思想工作。我想除反革命分子外，誰都会熱愛祖國的。”

四 遭意外家書洩密

一天上午，林工程師正在办公室和總工程師一同研究一个國防建設工程的最後設計部分。設計一完，馬上開工。在一兩天之內，他就要到工地去工作了。

就在他緊張工作的時候，忽然接到黃昌元的電話，說今天中午要到他家里來，務必會一會面。林工程師本來擠不出時間，可是一來情面難却，二來還要托他帶家信，就在電話里約定了。



中午，林工程師家的房門開着，黃昌元徑自闖了進來。他隨手掩上門，又很隨便地拉過一把椅子在林工程師的面前坐下：“請原諒我打擾你。只因時間緊迫，香港公司里拍電報來，要我馬上回去，我想你還需要我帶些什麼東西吧！”

林工程師抱歉地說：“只因工作太忙，給家兄的信還沒動筆寫哩。”

“我知道你很忙，而且到工地去的日子快到了，所以趕着來拜訪你。”客人說着，兩眼盯着林工程師。

林工程師听了感到很驚奇：“你怎么会知道我快要到工地去呢？”

客人斜着眼瞅着他，嘴角边掛着一絲冷笑：“裝什麼正經，前次給令兄的信上，不是已經告訴了我們嗎？”

林工程師看出情形不對頭，一下子又奇怪，又慌張：“上次寄給家兄的信，那只是平常隨便談談的。”

“平常隨便談談嗎？可是我們很重視它，並且很感謝你！象你這樣的工程師，對我們來說，現在和今後都很需要。關於這一點，我想你是很明白的。”客人說完，注視了一下室內的門窗。

這對林工程師是個意外的打擊，他禁不住跳起來問道：“你！你是什麼人？”

五 一封信威脅利誘

黃昌元勸林學淵不要急躁，又指指椅子叫他坐下，隨後从

容不迫地从衣袋里拿出一封信，半閉起眼睛送到他的面前，陰險地笑着說：“林工程師，徐懋昆向你問候來了。你們是老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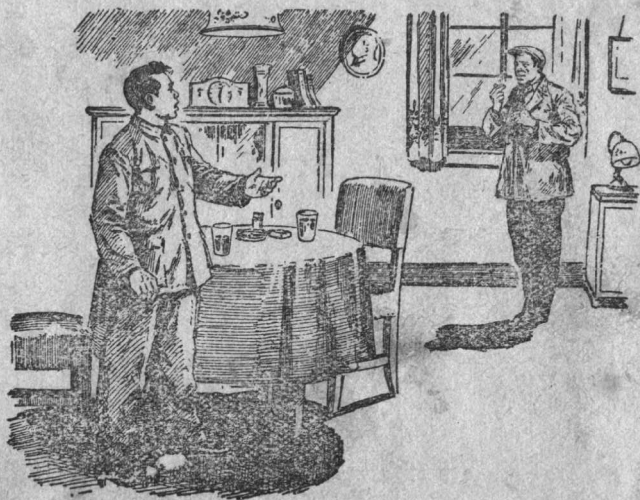
“徐懋昆”三个字鑽進林學淵的耳朵，使他的臉色突然變白了，嘴唇也顫抖起來。他驚惶失措地接過信，只見信上跳動着這樣的字句：

“學淵兄：前送來的情報已收悉，部里極為重視。今由黃昌元送上酬金一千元。今後望兄加倍努力；如能得到重要情報，酬金當不止此區區之數。此頌

夏安

弟徐懋昆”

林工程師捏着信的手抖得厲害，俾思忖：明明是給我哥哥的家信，怎會落到姓徐的魔鬼手中？這個魔鬼在香港怎會知道我的情況？……他終於把信捏作一團，激憤地說：



“你們想利用我的哥哥……”

臉上有了殺气的客人抽起烟來了，一會兒癢笑着說：“放聰明些吧！老实說，我根本不認識你的哥哥。難道还不明白嗎？嘿，現在該是你向我表示态度的時候了！”

他說罷，神經質地跑到窗口去探望了一下。

林工程師推一推桌子，嚴正地斥責客人：“这是你們对我的無恥陷害，我沒有送过什么情報。”但他嘶啞的声音里已滲透着內心的恐懼和動搖。

客人的威脅越來越厲害了。他說：“这是老徐的親筆信，我袋里還有你的親筆收据，要抵賴也不行了。另外，老兄可別忘了你的歷史也不干淨！”

六 逼机密圖窮匕見

歷史問題，原來早就成为林学淵的沉重的包袱。徐懋昆的影子這時在他的腦子里浮現出來了。十多年前，他在學生時代，由于認識不足而參加了“三青团”，後來結識了徐懋昆，当时他只以为徐懋昆欢喜交朋友，关心青年人，却不知道他是个陰險毒辣的老特务。就在这个老特务的指使和利誘下，林学淵在学校里監視过進步学生，開过“黑名單”，破坏过学生愛國運動……

就是这段陰暗的歷史，象魔爪似的緊緊地抓住林工程師的心，解放以后，使他直不起腰來。在鎮压反革命运动中，虽然他知道人民政府的政策，只要坦白交代，都可以得到寬大，

而且許多事實也曾使他感動過，可是他愛面子，交代了怕丟臉，又怕會失去信任，喪失職位，種種顧慮壓制住他交代的勇氣。他又以為事過境遷了，能隱瞞就隱瞞過去，而想用積極工作的實際行動來贖罪。

可是眼前的遭遇告訴他：歷史是隱瞞不了的，姓徐的魔爪又伸過來了，要把他抓回陰暗的生活中去。他這才苦惱、恐懼，後悔不及早向組織坦白交代；現在他幾乎失去了主意。

黃昌元好像看到了林工程師的內心矛盾，進一步威脅他說：“老兄，想明白些，象你這樣一個歷史不干淨的人，共產黨還會真的看重你！現在為老兄打算，只有一條路——‘兩面干’。這樣，眼前有你的份，等我們反攻過來也有你的份。要不，証據拿出來，你的下場是可怕的！”

林學淵伏在桌子上，苦惱地用雙手捧住腦袋，幾乎陷于麻



木的狀態中。客人接上一支烟，又把烟盒送到他的面前：“怎么？抽支烟吧。”林学淵摇摇头，推開烟盒。客人故意顯露了一下腰际的手槍，開始要他答覆几个关于工程上的机密問題。他终于在威脅和劫持下——答覆了。于是客人帶着勝利的笑容站在臉色蒼白的林工程師面前說：

“这些材料很可貴。不过，我还需要看一看設計圖样。”

“什么？还要看設計圖样！”林学淵瞪着一双沒神的眼晴說：“剛才不是告訴过你了，圖样，私人是不能帶出來的。”

客人彈彈烟灰，說：“我知道，不过你應該想个办法把它偷出來。只要讓我看一下，看一下，就可以了。”

七 傳死訊鄰里驚異

林学淵急得几乎要哭出來了，他哀哀地向客人乞求說：“我已經犯了罪，求求你，我有家庭，我的良心也不允許我再这样做……”

“少說廢話！”客人的臉上又浮現了殺气：“良心，人道，那是共产党的法宝，我們用不着。为了你的家庭幸福，就要这样做！”

驀然，外面“鳴！鳴！鳴！”响起了警報。客人走到窗前向外探望了一下，便走回來拍拍林学淵的肩膀：“听見了沒有？眼光放远些。我讓你再考慮一夜，明天早晨七點半，我在桥头那家冷飲店里等你。不要害怕，我只要看一下，要不了五分鐘時間。”

客人說完話，拉開房門向四周探望一下，便走了出去。

林學淵象癱瘓在椅子上，驚惶失措的神情平靜不下來。剛才做了些什麼呀？真象個可怕的夢。現在該怎麼辦呢？怎麼辦呢？他從衣袋口拔出鋼筆來，在一張紙上胡亂地塗着，塗着。隔了一刻，他站起來，掏出手帕擦了擦臉，離開了家。

他是上辦公室去的嗎？不是。他是到公安局去檢舉黃昌元的，可是走到公安局門口，忽然又想到要先同愛人商量一下，因此便轉身回來。走到街口，一個左眉毛中有傷疤的家伙對他溜了一眼，就朝橫街上去了。

林學淵回到房里，頹喪地伏在桌子上，低垂着自己的腦袋，心想这事要是對妻子說了，會不會引起她的誤會？……

下午五點多鐘，鄰居間傳開了林工程師突然懸樑自殺的消息。他的愛人在學校里也得到了他的死訊，呼天搶地的趕



回來了。街坊鄰里都为林工程師的自殺感到奇怪。

有人說：“最近林工程師和他的当教師的妻子破天荒地吵过一、二回嘴，难道他們夫妻之間有什么解不開的結，而要自殺。” 又有人說：“有些事情原叫人猜不透。”

八 碎紙片出現綫索

正在众說紛紜的時候，公安局派來了几位工作同志，經過必要的步驟，把林学淵的屍体从樑上放下。一位趙同志从字紙簍里檢出几張揉皺的碎紙片，看了看，小心地把它夾在小本子里，又在死者褲袋里搜出一本寫有親友通訊錄的紅面日記簿，約略翻看了一下，也收藏起來，准备帶回局里去研究。

其他公安同志正在檢驗林学淵的屍体。



在公安局的局長办公室里，馬局長也在为这件突然發生的自殺案皺眉头，動腦筋。在他腦子里湧現出一連串問題：为什么这事故會發生在一个負有國防机密的工程人員身上？自殺的原因是什么？

去現場調查的趙同志先回來了，他一走進局長室，馬局長就問：“老趙，有沒有發現什么？”

老趙把檢到的碎紙片和那个紅面日記簿交上，隨後告訴局長這兩样东西的來处。又說：“工程師致死的原因，老吳還在檢驗，現場已經派人留下看守。”

馬局長忙把那碎紙片拼起來，看到上面的鋼筆字：“交代……不交代……死……不死……”。他對老趙看了一眼，問：“据你的分析怎么样？”

老趙在馬局長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吸上，思索了一下說：“这几个字，是思想斗争的記錄。据我观察，鋼筆字跡还新，死者生前是經過激烈的思想斗争的，死者内心一定有重大矛盾，这可能就是他自殺的原因。”

他說完，倦吸着烟，等待局長對他的看法提出意見。

馬局長好象胸有成竹地說：“我同意你的前半部分分析，但不同意你的後半部結論。我的意見，工程師經過思想斗争的結果，要活的可能性比較大。”

九 殺人犯故布疑陣

老趙聳一聳肩膀，看看局長說：“我想局長一定有深一層